


从蟠桃到蟠桃会

黄景春 郑 艳

摘 要：中国上古先民对桃的药物特性的认识，以及神话中度朔山大桃树与蟠木的叠合，推动了蟠桃的出现。蟠桃传说与瑶池会传说的结合又衍生出瑶池蟠桃会的故事情节。瑶池蟠桃会是元明清小说戏曲经常描写的场面。明清时期官宦之家庆寿时演唱蟠桃祝寿戏，民间中有王母池庙会和蟠桃宫庙会，都是由蟠桃信仰产生的民俗事象。从蟠桃到蟠桃会，从神话到小说情节，从民间传说到民俗生活，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神仙内涵逐渐扩张的过程。

关键词：蟠木 蟠桃 西王母 蟠桃会 庙会



蟠桃是西王母在瑶池会上招待仙客嘉宾的珍异仙果。长期以来，无论是民间广布的传说故事，还是文人辑录的笔记志怪，或者是作家创作的小说戏剧，由蟠桃衍生而来的情节甚多。然而，在所能查阅到的有关蟠桃的古代文献中，并未发现蟠桃与哪一种具体的桃子有直接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所谓蟠桃，并不是现实世界中某种桃子的简单翻版，而是一种具有宗教文化内涵的仙果。蟠桃的出现，蟠桃会的形成，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一、桃·仙桃·王母桃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桃子是一种广泛入药的水果，民间普遍认为吃桃能让人延年益寿。有民谚说：“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抬死人。”所谓“桃养人”，就是说吃桃子有益于人体健康。古人早就认识到桃的药物作用，在我国传统医学中，桃花、桃实、桃叶、桃核、桃仁、桃胶等都可以入药，有防病治病之功效。《神农本草经》云：“桃花，杀注恶鬼，令人好颜色。桃泉，微温，主杀百鬼精物。”¹孙思

邈《千金翼方》云，桃花可以“令人好颜色”，桃毛“主下血瘕，寒热、集聚，带下诸疾，破坚闭”，桃叶“主治尸虫，出疮中虫”，桃胶“主保中不饥，忍风寒”，也载有桃的超自然治病功能，如桃花“杀疰恶鬼”，桃杲“主杀百鬼精物，疗中恶腹痛，杀精魅五毒不祥”，连桃上的虫子（桃蠹）也能“杀鬼，辟邪恶不祥”。²桃的药物功效及超自然功能使它容易与长生不死观念结合起来。

长生不死观念是先民们在面对严酷大自然考验和经历生老病苦的磨难时，内心产生的一种强烈愿望。生活经验告诉人们，人人都会衰老死亡，而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止，意味着生活的结束和躯体的腐烂，意味着幽冥长夜永无尽头。人们曾经拥有的一切都因为死亡的降临而永久性地丧失了。死亡的结局带给人们的是恐惧和绝望。死亡如此可怕，人们无法逃避而又必须设法逃避。我国古人幻想可以通过食用某种神奇的食物、药物或矿物来逃避死亡，获得永生不死的机会。《山海经》中多次提到不死，如不死药、不死树、不死草、不死山、不死民、不死国。《大荒南经》载：“有不死之国，阿姓，甘木是食。”³甘木就是一种不死树，其民服食甘木皆得不死，故称“不死之国”。《十洲记》所记十洲三岛物产多与不死有关，如祖洲：“上有不死草，草形如菰苗，长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当时活也。服之令人长生。”⁴另外，瀛洲不死泉，元洲令人长生的五芝玄涧之水，长洲仙草灵药、甘液玉英，也都能令人不死。

桃子对身体有养颐功效，又因其入药、杀鬼的二重特性，人们产生美好的联想，遂让它与长生不死的药物联系起来。《神异经》说桃可以让人长寿：“东北有树焉，高五十丈，其叶长八尺，广四五尺，名曰桃。其子径三尺二寸，小狭核，食之令人益寿。”⁵由“令人益寿”联想到长生不死，在汉代神仙思想盛行、追求不死成仙蔚然成风的时代，桃子自然也与神仙扯上了关系。《列仙传》中有个叫师门的仙人就以桃花为食，还有一个叫犊子的仙人经常采来桃子，冬天也在市中卖桃子。于是就出现了对桃树的仙化描述，如《典术》云：“桃者，五木之精也，今之作桃符著门上，压邪气，此仙木也。”⁶桃树的其他部分也具有仙药的特性，如葛洪《抱朴子·仙药》云：“桃胶以桑灰汁渍，服之百病愈，久服之身轻有光明。”⁷桃胶配制的药物服用之后百病痊愈，长时间服用“身轻有光明”，而身轻是飞升成仙的前兆。葛洪《神仙传》又云：“高丘公服饵桃胶得仙。”⁸高丘公服饵桃胶成仙，说明桃胶具有仙

药特性，那么，桃子具有仙药特性也是毋庸置疑的，这种例子有很多。譬如仙人用桃子待客的例子，《尹喜内传》曰：“老子西游，省太真王母，共食碧桃、紫梨。”⁹ 西汉末年出现的《汉武故事》¹⁰ 说西王母有一种三千年成熟一次的桃子，她拿出来招待汉武帝：

（西王母）因出桃七枚，母自啖二枚，与帝五枚。帝留核著前。王母问曰：“用此何为？”上曰：“此桃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¹¹

小说还描述，仙人东方朔对西王母的这种桃子十分垂涎，一再偷吃，竟因此被谪罚到人间：

朔至，呼短人曰：“巨灵，汝何忽叛来，阿母还未？”短人不对，因指谓上：“王母种桃，三千年一结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谪来此。”¹²

西王母所种的桃子三千年才结一次果，得之不易，仙人东方朔对它覬覦乃至偷窃——这正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偷桃的故事原型。仙界还有玉桃。《抱朴子·祛惑》中说，蔡诞入山多日，学道无成而返，欺其家人曰：昆仑山有玉桃，形如世间桃，但光明洞彻而坚，须玉井水洗之，便软而可食。¹³ 这虽然是学仙失败者的欺人之谈，但重要的是他说昆仑山上的仙果是玉桃而不是玉梨或玉杏，表明当时桃子是众人可以接受的仙果。后来，玉桃就真的成了一种令人不死的仙果，《太平御览》引《神农经》云：

玉桃，服之长生不死。若不得早服之，临死日服之，其尸毕天地不朽。¹⁴

生前服玉桃可得长生不死，临死服用也尸身不朽，其功效可谓神奇。各种具有仙药特性的桃子涌现出来，于是，桃子与仙界建立起密切联系，似乎仙界必然有桃，而桃子出现也往往预示着离仙界不远了。《幽明录》中刘晨、阮肇二人在天台山采

药迷路，所携带粮食吃尽，正陷入绝境之时，“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数枚，而饥止体充。”¹⁵他们不仅得到桃子充饥，随后二位热情的仙女也出现了。二仙女既得刘、阮为婿，其他仙女前来祝贺，也各持桃三五枚。《列仙传》也写到仙界的桃子：

葛由，羌人，好刻木做羊卖之。一旦骑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皆得仙。故里谚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¹⁶

绥山是仙人所居之山，得到绥山的桃子，即使不能成仙，也让人引以为豪。当然，仙界桃子名气最大者无疑是上文提到的王母娘娘所种之桃。这种桃子产自仙界，仙人食用，自然也就称作“仙桃”了。南朝后期出现的《汉武帝内传》，西王母的桃子已经被称作仙桃了：

（西王母）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须臾，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颗与帝。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¹⁷

文中描写的西王母仙桃虽然珍奇异常，但并不能使凡夫俗子长生不死，所以汉武帝吃完仙桃后，又向西王母跪求不死药。看来西王母的仙桃与玉桃的功效有一定的差异。当然，对仙桃的功效在不同文献中说法不同，有时说可以长生不死，有时又没有那么神奇，这是小说家或道士对仙桃功效的夸饰大小有异造成的。

然而，到南北朝时期，西王母信仰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其传说更加流行和普遍，在民间成为最知名的仙人之一，很多女仙都自称是她的女儿（包括下凡婚配的女仙，如《搜神记》杜兰香、《搜神后记》何参军女）。她作为不死药的掌管者的身份也得到强化，成为司人寿命的女仙。西晋张华《博物志》就说“万民皆付西王母”¹⁸，也是说西王母主宰万民生命。西王母的地位高且主司寿命，她的仙桃自然也就更加珍异，与不死的联系更加密切。仙桃在传说中也更加神奇，有时它也就被称作仙人



桃、王母桃了。北魏《洛阳伽蓝记》载：

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里照彻，得霜即熟。亦出昆仑山，一曰王母桃也。¹⁹

至此，仙化的桃子和仙界阿母完成了无间契合的过程。西王母是不死药的掌管者，她的仙桃也打上了鲜明的仙药色彩。这个过程如果从西汉算起，到南北朝结束为止，总共经过了六、七百年的演变。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仙桃也开始被称作蟠桃了。

二、蟠木·蟠桃

仙桃被称作蟠桃，跟《山海经》所载度朔山上“曲蟠三千里”的大桃树有关。关于度朔山大桃树，今本《山海经》不见有载，王充《论衡·订鬼》却保留了这么一段文字：

《山海经》又曰，沧海之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树，其曲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²⁰

稍晚于《论衡》的应劭《风俗通》云：

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有桃树，二人于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神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²¹

与应劭《风俗通》同时的蔡邕《独断》亦云：

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东北有鬼门，万鬼所出入也。神荼、郁垒二神居其门，主阅领诸鬼。²²

东汉的这三条记载，不管神荼、郁垒在大桃树下“主阅领万（诸）鬼”也好，“简阅百鬼”也好，文字虽稍有差异，但统管众鬼的意思基本一致。这个神话故事突出了桃树镇鬼辟邪的仙木特征，桃木遂用来镇压鬼物。《礼记·檀弓下》曰：“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恶之也。”郑玄注曰：“桃，鬼所恶。”²³《淮南子·诠言篇》道：“羿死于桃棗。”许慎注：“棗，大杖，以桃木为之，击杀羿，是以鬼畏桃也。”²⁴古代巫祝以桃木为神像、为法剑、为弓矢，新年以桃版著门户，临丧以桃枝驱鬼，主要由此神话而来。

神话中还有蟠木，在极东之地。《史记·五帝本纪》云：“（帝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²⁵蟠木本指盘曲不直难以为器的树木，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载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云：“蟠木根柢，轮囷离诡，而为万乘器者，何则？”²⁶蟠，盘曲、盘结之意。在两汉时期，蟠木与度朔山大桃树似乎没有关系。钱穆也曾说：“东方常青，故有蟠木，不必为桃。”²⁷不过，魏晋之后，极东之地的蟠木与海中的大桃树开始混同。究其原因大约有二。首先，神话中的大桃树位于沧海之中，后来被说成在东海，与蟠木在方位上接近。如《艺文类聚》载：“东海有山，名度索山。”²⁸度朔山还被说成是位于东南的桃都山，《太平御览》引《金楼子》云：“东南有桃都山，山上有树，树上有鸡。日初出，照此桃，天鸡即鸣，天下之鸡感之而鸣。树下有两鬼，对持苇索，取不祥之鬼食之。”²⁹这里度朔山被说成了桃都山，大约因为有大桃树，此山也以树命名。其次，大桃树有蟠屈的特征，与蟠木在形态上接近。王充《论衡》说度朔山上大桃树“曲蟠三千里”，蔡邕《独断》说度朔山上桃木“蟠屈三千里”，既说大桃树之巨大，也揭示大桃树之蟠屈，从蟠屈这个突出特征出发，也可称为蟠木。于是，度朔山上蟠屈的大桃树与极东之地的蟠木在传说中叠合起来，到南北朝时期被视为同一树木。南朝裴驷集解《史记》道：

蟠木〔集解〕《海外经》曰：东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树，

屈蟠三千里。³⁰

这里裴骃明确用大桃树来解释蟠木，让二者等同起来了，蟠木也成为度朔山大桃树的别称。实际上，这是对古代神话的误解所造成的。然而，对神话的误解一旦形成并为众人所述说，同样可以延传下来，并成为一种共识。

蟠木与大桃树等同之后，“蟠桃”就出现了。唐初《艺文类聚》有一则引文把度朔山大桃树称作蟠桃：

东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曰蟠桃。³¹

此段引文出自郑玄撰《易通卦验》，不过严可均校本《初学记》说出自《山海经》，皆未必可靠，但可以肯定出自唐以前文献。考虑到隋朝国祚短暂艺文罕有建树，大致可以推断其出自六朝文献中。即便保守一点推断，也可以这么说：至迟在南北朝后期，度索山大桃树已被称作蟠桃了。

入唐以后，蟠桃一词频繁出现于诗文当中。唐太宗《封禅诏》：“东苑蟠桃，西池昧谷”。³²这里的蟠桃跟《史记》中的蟠木用法相同，指该树生长的地方，即极东之地。唐代诗人多写到蟠桃，如元稹“东望蟠桃海波黑，日月之光不到此”³³，柳宗元“披山穷木禾，驾海逾蟠桃”³⁴，也都指极东之地。

“蟠桃”一词在语义上既指其树，又指其果。独孤授《蟠桃赋》说蟠桃是“东海神木”，显然指树，但赋中又大谈其果。唐代有些诗句出现了蟠桃的花和果，如齐己“五三仙子乘龙车，堂前碾烂蟠桃花”³⁵，杜甫“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³⁶，陈陶“邂逅汉武帝，蟠桃海东熟”³⁷，张碧“阿母蟠桃香未齐，汉皇骨葬秋山碧”³⁸。陈陶、张碧的诗句把蟠桃与汉武帝、王母联系起来，说明当时已经把西王母仙桃与蟠桃混同了。可以说，到唐代，蟠桃已是西王母仙桃的另一种说法。李白“西王母桃种我家，三千阳春始一花”³⁹，这里“西王母桃”显然就是当时常说的蟠桃。对于蟠桃的模样，杜光庭《墉城集仙录》描绘王母仙桃“大如斗，半赤半黄半红”⁴⁰，王母多次将它赏赐给女仙谢自然。蟠桃如此硕大、鲜艳，难免让人垂涎，于是偷吃蟠桃一再进入诗人的吟诵，如贯休“守阁仙婢相倚睡，偷摘蟠桃几倒地”⁴¹。当然，唐代的偷桃

者仍是东方朔，而不是猴行者；蟠桃仍在“海东熟”，还没有搬到昆仑山或天庭上去。

三、蟠桃园·蟠桃会

既然桃子养益人体，桃木辟邪镇鬼，那么古人寻找桃林、栽培桃树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古代文献对桃林、桃园的记载很早就出现了。《尚书·武成》云：“放牛于桃林之野。”⁴²《国语·晋语》云：“赵穿攻（晋灵）公于桃园。”⁴³神话也有对桃林的描述，《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夸父逐日，渴死于道，“弃其杖，化为邓林”。⁴⁴“邓林”就是桃林。桃园进入仙界当是从汉代开始，《汉武故事》提及西王母种桃，她所种桃树当不止一株，应该有一座桃园。蟠桃出现以后，在传说中出现一座蟠桃园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了。

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第一次明确提到西王母的蟠桃园。该书对蟠桃园状貌和猴行者偷桃过程都有描写：

七人才坐，正歇之次，举头遥望万丈石壁之中，有数株桃树，森森耸翠，上接青天，枝叶茂浓，下浸池水。法师曰：“此莫是蟠桃树？”行者曰：“轻轻小话，不要高声！此是西王母池。我小年曾此作贼了，至今由（犹）怕。”法师曰：“何不去偷一颗？”猴行者曰：“此桃种一根，千年始生，三千年方见一花，万年结一子，子万年始熟。若人吃一颗，享年三千岁。”师曰：“不怪汝寿高！”猴行者曰：“树上今有十余颗，为地神专在彼此守定，无路可去偷取。”师曰：“你神通广大，去必无妨。”说由（犹）未了，撇下三颗蟠桃入池中去。⁴⁵

此处有趣的是，猴行者偷桃并非出于本愿，而是受到了三藏法师的怂恿。话本中的蟠桃树不是生长在东海，而是生长在到西方取经路上的“万丈石壁之中”，已经开始由东向西、由度朔山上向昆仑山乃至天庭转移了。蟠桃的好处是“若人吃一颗，享年三千岁”，继承了仙玉桃、王母桃的仙药化特征。随着唐僧取经故事的广泛流传，东方朔偷仙桃传说在宋元时期大多转变为猴行者偷蟠桃。

宋元时期民间关于蟠桃延年益寿的传说仍然不少，蟠桃成为仙界最上乘果品。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的传说已经形成，宋金杂剧院本《蟠桃会》、《瑶池会》，元代钟嗣成《宴瑶池王母蟠桃会》杂剧等皆可为证。受传说和戏曲的影响，《汉武故事》描写的七月七汉宫仙桃会改变了时间、地点和人物，变成了三月三瑶池蟠桃会，参加者不再有凡夫俗子，而是各路神仙。

瑶池作为西王母接待宾客之处，早在战国中期的《穆天子传》中就出现了。《穆天子传》主要记述周穆王巡游、田猎、驻蹕、祭祀等事项，其卷三描写穆天子拜访西王母，西王母与他在瑶池相会的情景：“□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⁴⁶这个瑶池在弇山（即崦嵫山），周穆王离开时还勒石“西王母之山”作为标志。瑶池后来多被说成在昆仑山或天宫，成为西王母居住地的别称，宋元以后传说和小说戏曲多把瑶池说成王母娘娘蟠桃会举行之地。

在明清小说中，屡屡描写到王母娘娘蟠桃园和瑶池蟠桃会。明代百回本《西游记》第五回细致描绘了蟠桃园各种桃树的繁茂景象，还把这些桃树说成王母娘娘亲自栽种：

夭夭灼灼花盈树，颗颗株株果压枝。果压枝头垂锦弹，花盈树上簇胭脂。时开时结千年熟，无夏无冬万载迟。先熟的，酡颜醉脸；还生的，带蒂青皮。凝烟肌带绿，映日显丹姿。树下奇葩并异卉，四时不谢色齐齐。左右楼台并馆舍，盘空常见招云霓。不是凡都俗世种，瑶池王母自栽培。⁴⁷

《西游记》描写的蟠桃园共有三千六百株桃树，三个品种，分别种在园内的前面、中间、后面，各一千二百株。三种蟠桃的仙药功效各不相同：

（蟠桃园）有三千六百株。前面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体健身轻。中间一千二百株，层花甘实，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举飞升，长生不老。后面一千二百株，紫纹细核，九千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⁴⁸

三种蟠桃都有仙丹灵药之效，人吃了或成仙了道，或长生不老，或与天地齐寿，这种描写比前代要具体得多，也夸张得多。当然，生长在天界的蟠桃园，一般凡夫俗子是没有机会接近的，吃蟠桃就更不用提了，这些都是神仙的特权。

古代作家都对瑶池蟠桃会津津乐道，很多小说戏曲都有细致的描写，元明时期的不少神仙道化剧还以瑶池蟠桃会为核心场面。钱南扬辑录的元传奇《王母蟠桃会》有三段曲，第一段唱词：

〔中吕引子〕〔金菊对芙蓉〕浓霭香中，水云影里，迥然人世难同。似玉皇金苑，宝篆仙官。万花开处神仙满，尽笑语俱乐春风。蟠桃佳会，特离绛阙，来此相逢。⁴⁹

钱南扬在三段曲下面注云：“这三曲同属一套，首曲王母唱，二、三两曲来上寿的仙人唱，正是蟠桃会开宴之时。”从王母的唱词“万花开处神仙满”来看，前来祝寿的神仙非常之多，这大概就是蟠桃会又称被作“蟠桃胜会”的原因吧。宋元明时期，描写蟠桃会的戏曲有多本，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称：“宋官本杂剧，即有《宴瑶池鬯》。金元院本有《王母祝寿》一本，《蟠桃会》一本，《瑶池会》一本。元钟嗣成、明朱有燬俱有《蟠桃会》，情节皆类似。”⁵⁰

明清小说《东游记》、《西游记》、《女仙外史》、《韩湘子全传》、《八仙得道传》、《吕祖全传》、《绿野仙踪》等，都有对于瑶池蟠桃会的描写。明代吴元泰的《东游记》写西王母寿诞，八仙索得老君墨宝，“编星为字、剪霞为彩”，装裱之后溢光流彩，献给王母为贺寿之礼。西王母非常高兴，设宴瑶池，让五个女儿持觞劝，又让董双成、王子登、许飞琼、安法其等仙女奏乐助兴。于是，蓝采和上前为西王母踏歌起舞，韩湘子吹笛唱曲。“忽仙童捧蟠桃至，母命众仙各食其二，又命五女持巨觞劝众仙饮。”⁵¹蟠桃的出现使瑶池庆寿宴会达到了高潮，八仙高兴至极，开怀畅饮，不觉大醉。《三遂平妖传》第一回对瑶池蟠桃胜会也有精彩描述：

忽一日间，正值西天金母蟠桃胜会，玉帝引着一班仙官将吏，都往昆

仑山瑶池赴宴。怎见得？有这古风一篇为证：昆仑乃在赤水阳，古称地首天中央。星晨隔辉挂天柱，日月引避行其旁。瑶房积石开玄圃，宝树琪花颜色古。中有蟠桃万丈高，含蕊千年才一吐。千年结实千年熟，渥丹斗大如红玉。此时王母开寿筵，十万仙真共欢祝。寿筵高启碧琳堂，凤钧鸾舞纷迴翔。玉童前驱执羽盖，灵妃后列吹笙簧。琼浆饮罢颜婀娜，玉盘托出神仙果。食之寿与天地齐，安得偷尝一二颗。⁵²

瑶池蟠桃会是众仙欢聚的胜会，理应祥和融洽，但在小说中，宴会上总是发生一些意外争执，埋下纷争祸根。《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韩湘子全传》中的冲和子（韩愈）、云阳子（林圭），《南游记》中的华光，《女仙外史》中的奎木狼、嫦娥，《镜花缘》中的百花仙子等，都是因为在蟠桃会上惹下祸端而被贬谪到下界，开始他们“谪仙历劫”的经历的。《三遂平妖传》中的袁公，趁着别的大仙赴蟠桃会，盗出天书如意册，将九天秘法泄漏人间，惹下许多纠纷。有些仙道小说（如《绿野仙踪》），蟠桃会又成了王母娘娘接待、表彰新飞升到仙界的仙人的“迎新会”，此时赏赐蟠桃是一种嘉奖和恩宠。可见，瑶池蟠桃会并非普通场面，而是构成小说情节和展示人物命运的一个总绾性场面。

明清戏曲不仅写群仙瑶池蟠桃会，还让群仙一道降临人间，手捧蟠桃为凡人祝寿。朱有燬杂剧《群仙庆寿蟠桃会》写蟠桃成熟后，西王母邀请东华帝君、南极仙翁、八仙，以及人间的香山九老、洛下耆英等举行蟠桃胜会，此时恰好是人间千岁的寿诞，西王母与群仙一道下凡祝寿。在这种戏曲的情节模式中，西王母降临人间献桃祝寿是情节的高潮。当然，祝寿的对象一般都是皇帝、皇太后、藩王等权贵要人。在权贵要人寿诞之日演出这样的戏曲，烘托出十分浓重的喜庆气氛。庆寿大典上，优伶扮演王母娘娘、南极仙翁、八仙、麻姑等神仙，手捧面做的蟠桃向寿星跪拜献礼，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祝寿方式。

受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影响，蟠桃会在民间庙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各地蟠桃宫、王母宫、王母池等，大都以农历三月三为王母娘娘生日，此日要举办庙会为王母祝诞，其间自然不能没有蟠桃，故也称“蟠桃会”。过去北京有蟠桃宫，建于明朝，康熙元年（1662）曾御敕工部重修，前殿主供王母娘娘，还筑有一座鳌山，塑

众仙从四面八方来给王母娘娘上寿的情景。《天咫偶闻》说北京蟠桃宫“庙极小，岁上巳三日庙市最盛”⁵³。天津福寿宫供奉的也是王母娘娘，“每年阴历三月初三举办蟠桃会，盛极一时。”⁵⁴上海浦东的崇福道观每年三月三也有庙会。泰山的王母池，三月三也有蟠桃庙会。甘肃泾川县王母宫则在每年三月、七月两次举行大规模庙会。诸如此类的蟠桃庙会全国各地还有很多。

四、结 语

蟠桃作为一种仙果本是想象之物，然而它从无到有，从虚到实，从传说到小说戏曲再到明清的庆寿大典以及各地的民间庙会，形成了一系列宗教民俗事项，算得上一种令人称奇的文化现象。虽然蟠桃将近两千多年的“生成”过程今天已经难以准确勾画，但仔细追寻仍可以发现其大略的演变轨迹。

第一，蟠桃的原型是现实中的桃子，体现的核心观念是长生不死，通过附会神话的、道教的相关内涵而具有神异仙果的特征。神话中蟠木被误读为蟠屈的大桃树，使仙桃获得了蟠桃之名。道教对西王母等神仙的塑造，对东海、昆仑以及天上仙境的描绘，推动蟠桃园的位置发生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位移。民众和作家在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中对蟠桃的构想最终奠定了蟠桃的仙药特性。可以说，蟠桃是我国人民在神仙思想的激发下长期建构的文化意象。

第二，蟠桃会是在《汉武故事》西王母赐桃汉武帝这一情节的基础上，又融入《穆天子传》瑶池会的部分情节，在民间传承过程中不断丰富，后来由宋金时期的剧作家首先写入作品的。由于小说戏曲对蟠桃会的大量描写，推动了蟠桃庆寿、蟠桃庙会等民俗文化的出现。

第三，蟠桃庙会主要在以西王母为主神的蟠桃宫、王母宫、王母池等处举行，时间一般是农历三月三，也有七月举行的情况。一般道观也有三月三为西王母祝寿的醮仪。可以说，不管在民间传说、小说戏曲当中，还是宗教民俗活动当中，蟠桃会都与西王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最后我想借用康德的一句话来揭示蟠桃文化的建构过程。康德说：“事情不仅取决于观念对象的特征，而且取决于主体及其感受性的特征。”⁵⁵作为观念对象的桃

子,经过众多人不自觉的加工想象而衍生出蟠桃,进而出现蟠桃会,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表达自身理想时不断进行愿望附加的结果。我国人民对长生不死和神仙世界的期望,以描绘蟠桃和蟠桃会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民间传说、小说戏曲以及宗教民俗当中,蟠桃反复出现,蟠桃会反复举行,反映了神仙观念不断扩张并已经深入地融化到民众的精神品质和文化心理之中。

1 吴普:《神农本草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第127页。

2 孙思邈撰,陈文国校注:《千金翼方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7—118页。

3 44 周明初校注:《山海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15、165页。

4 18 46 张华等:《穆天子传 神异经 十洲记 博物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2、32、11页。

5 14 29 李昉:《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七,中华书局1985年,第4282、4289、4288页。

6 8 9 28 31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467、1469、1469、1467、1467页。

7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第205页。

10 《汉武故事》旧题东汉班固撰,不可信。《说郛》本和《四库全书》本皆有“至今上元延中”句,元延乃西汉成帝后期年号,文中称“今上”,叙及元延年间(前12—前9)之事,说明此文出现要早于东汉班固,于西汉成帝晚年已经著成。文中涉及到汉武帝的出生、巡游、求仙、宠方士、纳后妃、死亡及死后等事,多记轶闻传说,事迹散杂,犹如一篇流水帐;且文中不涉佛家言语,行文质朴无华,谈求仙时也止于清心寡欲、不死药和男女接补之术,没有提及魏晋以后的各种仙方仙术,因此有些研究者推测它与辞藻富赡、描写细腻的《汉武帝内传》一样产生于六朝时期是没有多少可靠依据的。

11 12 15 鲁迅:《古小说钩沉》,齐鲁书社1997年,第223、221、149页。

13 葛洪:《抱朴子内篇》,中华书局1985年,第384—385页。

16 刘向、葛洪:《列仙传 神仙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页。

17 《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1042册第290页。

19 杨銮之:《洛阳伽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2页。王母桃到唐代仍有记载,段成式《西阳杂俎》续集卷十载:“王母桃,在洛阳华林园内,十月始熟,形如括篓,俗语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劳。’亦名西王母桃。”

20 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1283页。

21 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年,306页。

- 22 应劭、蔡邕、刘邵：《风俗通义 独断 人物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页。
- 23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262页。
- 24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993页。
- 25 30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2页。
- 26 司马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476页。
- 27 钱穆：《史记地名志》，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8页。
- 32 董诰：《全唐文》卷八，中华书局1983年，第99页。
- 33 元稹：《梦上天》，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4605页。
- 34 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4428页。
- 35 齐己：《杂曲歌辞》，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318页。
- 36 杜甫：《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滥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2394页。
- 37 陈陶：《续古二十九首》之八，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8485页。
- 38 张碧：《惜花三首》之二，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5338页。
- 39 李白：《庭前晚开花》，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10258页。
- 40 李昉：《太平广记》卷六六，中华书局1961年，第410页。
- 41 贯休：《梦游仙四首》之二，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9305页。
- 42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57页。
- 43 徐元浩等：《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381页。
- 45 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46页。
- 47 48 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5、55页。
- 49 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66页。
- 50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4页。
- 51 吴元泰、余象斗等：《四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44页。
- 52 罗贯中、冯梦龙：《三遂平妖传》第一回，中华书局2004年，第4页。
- 53 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 54 吴友如绘、孙继林编：《晚清社会风俗百图》，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 55 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黄景春：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郑艳：上海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444)

